

欽
定
全
唐
文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八十一目錄

新文藝出版社藏書

呂周任

泗州大水記

王損之

曙觀秋河賦

飲馬投錢賦

汗血馬賦

崔護

屈刀爲鏡賦

日五色賦

陳昌言

先王正時令賦

馬總

爲戴中丞謝賜中和節詩序表

代鄭滑李僕射乞朝覲表

南海舉給事中穆質自代狀

鄆州刺史廳壁記

崔衍

請減虢州賦錢疏

嚴維

中書試黃人守日賦

李益

詩有六義賦

吳通微

內侍省內侍焦希望神道碑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八十一

呂周任

周任德宗朝官侍御史

泗州大水記

春秋左氏傳曰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其於水也反利爲害矣在唐堯時包山陵而浩滔天在漢武時浮齧桑而浸鉅野皆震蕩上心昏墊下人其故何哉天其或者警休明而表忠誠也皇唐貞元八年歲在壬申夏六月上帝作孽罰茲東土浩淼長瀾周亘千里請究其本而言之是時

山泐桐栢發猗歎湧下注淮瀆平湍七丈浮壽踰濠下連
滄波東風駕海潮上不落兩水相逆濺濤倒流蠱縮迴薄
衝壅淮泗積陰驟雨河瀉瓴建不舍晝夜至於旬時乾坤
合怒雲雷爲屯以水濟水吞州漂防走不及竄飛不及翔
連薨爲河海噍類如魚驚事出慮外孰能圖之開府儀同
三司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泗州刺史武當郡王
張公伾以其始至也聚邑老以訪故塞薪隄石以禦之其
漸盛也運心術以馭事維舟編桴以載之遂連軸促櫓歛
邑之惇嫠老弱州之庫藏圖籍官府之器先寘於遠墅軍

資甲楯士女馬牛遽遷於水次將徃丁壯過水之不可者
任便而自安迨數日而計行矣洪波汗漫不辨涯涘驚颺
鼓濤舟不得不覆巨浪崩山城不得不圯崇邱如島稍稍
而沒厦屋如查汎汎相繼天迴地轉混茫其中公獨與左
右十數人纜舟於郡城西南隅女牆濕堵之上以向衝波
之來不亦危哉公之左右失色同辭請移公曰任天子守
土臣也苟有難而違之若王命何且南山隔淮幾五六里
吾能往矣況是別境離局姦也雖死不爲公於是使部內
十驛遷於虹城西鄙而南傍南山而東四百里達維揚之

路俾星郵無壅又東北直渡經下邳五百里至於徐州通
廉察之問又移書淮南城將令斷扁舟往來立標樹信以
虞寇賊之變公每端拱對水而訴曰伋奉聖主明詔司牧
此州以親萬姓河公何爲不仁降此大沴倖之罪也厲聲
正色跼危不撓歷數旬而水定又再旬而水耗自水始至
及水始耗已六時矣又一時而復流郊境之內無平不陂
郭郭之間無岸不谷尺椽片瓦蕩然無所有可異者惟公
之路寢與內寢巋然存焉豈不可浮而往抑不可顛而壞
乎斯則神仰公之仁先庶物而遺已神賞公之忠臨大難

而守節神高公之義動適權以成務故保其聽政養安之
所旌公之善也昔召伯之理也人愛甘棠而勿翦方茲神
靈扶持不亦遠乎公乃捨車而徒棄輶而泥弔亡恤存綏
復軍郡遠軫聖慮詔左庶子姚公弔而賑之至於修府署
建城池詔有司計功而償緡立廛市造井屋公申勸科程
以貫以貸纔踰年而城邑復常矣其餘縮板爲垣樹柳爲
麗端衢四達解宇雙峙雙闕雲聳瓊臺中天卽公之新惠
也天災流行何代無之逢昏卽盛遇賢卽退故劉昆反風
而火滅王尊臨河而水止蓋忠誠之至也公嘗領羸兵守

孤城以百當萬俾國家全山東之地名載青史公卽國之
長城也今以一葦之航絙於危堞之上以當漲海之勢城
頽而一塊不傾水止而所濟獲全公卽國之貞臣也固知
明主之委任於公也皆感而通焉周任不敏學於舊史氏
借古人以諭公或曰未同年矣謹述而記之時貞元十三
年歲在丁丑清和之月哉生魄勒於石

王損之

損之貞元十四年進士

曙觀秋河賦

以寥天曉清景
曜昭晰爲韻

邈彼斜漢麗於中天遇良宵之已艾與清景而相鮮勢則
昭回旣闌干而遠映時方蕭瑟亦汎濫而高懸的爾遙分
淒然仰眺澄奕奕之浮彩隱蒼蒼而引耀孤星迴泛狀清
淺之沉珠殘月斜臨似滄浪之垂釣輕暉幕幕遠景蕭蕭
色分隱映光凝沈寥擬瀑布而不落似輕雲之欲銷夜景
將分清光向曉縈碧落以迴薄澹晴空而縹緲躋攀不及
限一水以心遙瞻望空勞邈九霄而思杳發跡無際凌虛
不傾積曙色之牢落涵爽氣之淒清疑曳練而勢遠訝殘
虹而體輕遠想牽牛漸失迢迢之狀遙思弄杼無聞軋軋

之聲景氣潛昭氛埃遠屏寧在地以爲狀信滔天而挂影
可以翫清光狎餘景分暉爽亮向曉色而亭亭遠勢縱橫
帶秋光之耿耿偉茲垂象倬彼青霄映星躔之的的出雲
路以昭昭想穿鑿之初悠然莫測稽源流之始邈矣方遙
則知匪自人功實惟天設自虛無而想像界寥廓而昭晰
意天邊之橫注遠若波瀾想空裏之潛流遙疑鳴咽宜其
臨清泚挹澄澈儻天路之可昇與清漪而比潔

飲馬投錢賦

以好善馳名叶
乎前志爲韻

昔人有暗室無欺行行路歧涉清流之蕩漾指白水以驅

馳乘匹馬而來念茲枯渴傾一囊以用投彼漣漪且水本
無情人能誓志俯濯纓之上善控奔蹄之小駟廉隅是切
斗升之水無多重價將酬子母之錢盡棄湯湯淺瀨厯厯
五銖飲之而忘其量也投之而無乃甚乎同濟河而沉璧
異濁水以求珠隱金沙之中迷於赤仄落蘋蘩之上混彼
青蚨嗟乎利已則多潔身誠鮮在一飲而何損投半兩而
稱善鳬鷺下處對鷺眼而難分鱣鮪游時雜鯨文而不辨
駸駸練影潏潏波聲滿腹而自資行道墜錢而孰謂沽名
郭況之家人儻來訝移金穴漢代之貲郎或見猶認水衡

浦澈縈盈汀洲重疊吳酌貪而難並王不言而雅叶致香
醪而一醉且乏杖頭入春溜以俱沉不漂榆莢澄明水底
散亂馬前乍似揀金之磧何殊種玉之田逐好利之徒無
辭俯拾同貫珠之子幾誤旁穿是知雅志無儔常情不到
將均勻水之直自勝飲冰之操則墜銀瓶於井底思婦徒
傷投竹杖於陂中仙翁可報賢哉項氏之心從吾所好

汗血馬賦

以絕足方騁流
汗如珠爲韻

異彼天馬生於遠方每流汗以津潤如成血以熒煌所以
名重駿驥價高驕驕骨騰肉飛旣揮紅而沛艾麟超龍翥

亦流汗以徜徉當其武皇耀兵貳師服猛破大宛之殊俗
獲斯馬於絕境由是辭遠塞以俱來望漢庭於遐騁初疑
霹靂染瀚海之霜華終訝淋漓變榆關之霞影及乎獻闕
之始就駕之初飾金羈而勢如躡影排玉勒而態若凌虛
伯樂乍觀訝霑襟而沃若王良載馭驚濺袖以班如觀其
步驟如流驅馳若滅恣餘力而聳躍控中衢而覓絕長鳴
向日蹀躞而色若渥丹驤首臨風奮迅而光如振血疾徐
中節羈束如濡流膺臆以飛赭灑纓鬣以凝珠雄姿泛彼
逸態濡于映白駒之羣皆疑失素齊紫燕之匹不可奪朱

卓彼奇姿實爲殊觀初溢腹而霑灑終盡足而渙汗此朱
翼而表異難並駿良彼赤鬣以稱奇翻同欸段超騰莫及
迅疾難儔遽赫如以浹洽乍煥若以飛浮儻遂越都甚追
風而更疾如同過隙似奔電以潛流且其戢聯翩異蹠蹠
材逾良駿名失逸足儻不棄於血誠將八鑾而齊躅

崔護

護字殷功博陵人貞元十二年進士終嶺南節度使

屈刀爲鏡賦

以神仙異術變化無方爲韻

惟刀鏡之異名共堅剛以爲質懿靈仙之手澤得微妙之

心術銛鋒始拔乍盤屈以規圓朗鑒俄成駭拂拭而光溢
則知道藝之秘變化之神實希夷而有德寧積習而可臻
瞥然而電影初散煥爾而菱花已新用不假物力非因人
可以矯而揉可以引而伸欸應手以從革爛含光而足珍
霜刃旣摧冰光乃見自金環而耀彩入寶匣而增絢道高
藥氏鄙噴酒而雨飛術邁壺公輕投杖而龍變諒成形於
顧指豈勤力於鑄鍊在剗剖之則遺將妍媸而必辨仙術
斯遠人情匪量雖五金勁質百鍊純鋼或卷舒而在意信
元妙之無方利用無虧同切玉於周后明輝旣就齊照膽

於秦王軼前志而稱竒著幽經以標異始挈而雄鉉若失
屢照而清光不匱覩神迹之昭彰識靈訣之奧秘是將手
以爲炭心以爲爐旣可引而可屈亦何有而何無考乎誠
與元而契稽乎理爲道之俱異哉術亦無詐將本之於神
化法不可傳徒仰之於列仙雖改其狀不淪其堅初徑挺
以繩直終青瑩而月圓昔也爲刀則犀兕之可斷今也作
鏡知鑒照之無偏儻或收於一割與鸞影而鶯遷

日五色賦

以日麗九華聖
符土德爲韻

陽精之瑞兮惟瑞之嘉首三光而委照備五色以連華繁

彩遙分叶土數於聖運祥光下燭贊元吉於皇家且夫天之降禎昭示羣有日之效慶丕應元后軼圖牒而稱靈著策書而不朽徑惟千里表年厯而當千麗彼九華彰帝業之在九懿其廓煙霄而朗霽歛天宇之氛曠出暘谷之方融厯離宮而增麗義和疑而愕立疇官駭以橫睇循黃道以遲遲爍青冥而晰晰觀其瑞景中煥浮晶外溢所以告昌期符聖日結金天以標異掩羣祥而首出仰其衆色比河上之榮光徵彼謠言異江中之萍實景麗天衢明均八區知神光之有宰信元化之潛敷媚韶陽於紫陌混佳氣

於皇都於是見土行之善應識帝載之珍符君一德兮格
于上天日五色兮臨于下土實有感而斯見固惟仁而是
輔乘虛散彩狀朝煙之曖空緣隙通輝若晴虹之入戶燦
爛同耀元黃交映暈藻繪於金輪聚雲霞於寶鏡當道泰
以垂貺契河清之表聖諒四華之莫儔豈再中而攸競則
知天意非昧人情可測所以異其彩示輝光之日新所以
呈其祥慶文明之允塞偉夫彼日之瑞可以象君之德謬
膺薦於春闈幸觀光於上國

陳昌言

昌言貞元十六年進士

先王正時令賦

以四時漸差置閏以正爲韻

天序運氣王統時紀欽若是授人之初履端爲步厯之始
欲正時而罔忒非置閏其何以伊昔陶唐五帝之世申明
推策之術表錫落蓂之異羲和之職旣分厯象之文始備
於其寅亮帝圖式昭天事其則伊邇其猷孔嘉日月運行
故有遲速之異晦朔循軌因爲大小之差立分至則寒暑
不忒積餘日而盈虧匪賒且正者王之丕訓時者天之大
信正得其序則面離而御乾時失其經則夏雹而冬震人

殃於疫年不爲順故時不得不正歲不得不閏也昔周禮
在魯厯法可推官或尸位閏則迷時良史爲之追正議士
爲之興辭俾夫司厯法者罔或二事建皇極者於焉慎思
則序不倦而事不悖沴可伏而祥可期我唐百王居盛九
葉伊聖昧爽無忘乎順序動息必繇乎時令茲歲也當仲
秋而歸餘居位也闔左扉以舒政化災爲祥紆憂作慶南
山之壽閏月而潛宏北戶之吐重譯而歸正於時金風半
肅雕雲乍歛野樹丹舒遙峯翠點燕溟海以馳歸鴻朔漠
而方漸正時之文存乎往志舍之則玉燭不調得之則銅

儀安次可以使四方稟朔之君萬代守文之士知我正往
厯奉天時而置也

馬總

總字會元扶風人元和初爲虔州刺史入爲刑部侍郎厯
淮西忠武天平軍節度使長慶二年加檢校尚書左僕射
入爲戶部尚書三年卒贈右僕射謚曰懿

爲戴中丞謝賜中和節詩序表

臣某言中使至奉宣聖旨賜臣敕書手詔并御製中和節
詩序及尺等天貺薦臨睿文亮發仰觀俯愧祇懼若驚自

受殊恩守茲遠鎮才拙日淺政未及人陛下頻降寵私驟施惠渥雖大君獎飾其道則然微臣駑獘豈宜及此臣聞先聖有作不相沿襲苟合天理順乎人心則可以垂憲百王布諸彝典側覽明詔以二月一日爲中和節事因祈穀便賜歡娛兼賜臣御製詩序一本尺一枝者伏以仲月良辰首建嘉節朝野慶洽君臣樂康助萌芽之發生擬天地之含育誠所以跨越周漢邁絕古今況聖人麗藻高懸日月皇儲妙翰益覩文明誕告萬方孰不歡抃又書同律度禮均衡石以尺頒賜固協其時敢不佩此謨猷謹於軌範

限守邊鎮遂闕稱觴徒觀宴鎬之詩不厠賡歌之末無任
兢荷歡躍之至

代鄭滑李僕射乞朝覲表

臣聞臣之事君如子事父子有晨昏之道臣有朝覲之儀
載罹寒暑之遷豈勝犬馬之戀臣聞古之郡國皆有邸第
列在京師出命守藩入令述職所謂百谷朝海眾星拱辰
伏惟皇帝陛下德伏萬邦理臻三代夷夏率俾沉翔煦然
臣頃受任番禺星霜七變身在南海心懸北闕特蒙渥澤
徵領宗司方厠朝行旋牧關輔東郡缺帥又忝總戎雙旌

自天便道之鎮赤墀轉遠伏謝無因及茲三年丹懇每結
況自貞觀之後迄於聖朝臣之一門繼荷重任擁旌鉞者
僅二十人高祖淮安郡王神通弼亮太宗戮力締構榮登
左揆以寵勲勞臣無先祖之功而塵先祖之位師長宗秩
胡堪謬列是願罄述愚志一覩聖顏宵腸九迴晝食三歎
今河朔軌道汴宋底寧臣所部宣揚睿慈綏緝黔庶師旅
知訓農桑以時徵賦有常廩儲有備但以違奉旣久心不
遑安輒敢冒昧上聞特希矜許入覲臣獲蹈舞班叙親承
德音却歸方隅生死榮幸

南海舉給事中穆質自代狀

右臣伏見前件官才畧過人清貞出眾早居省闥鬱有政
聲官叙已高時望仍重爰自出牧美績尤彰正直不回沉
毅能斷伏乞以臣官授之於質則必能鎮靜方域輯和蕃
戎臣之才能誠所不逮官謗易召榮福難叨伏希聖慈允
茲誠請則君無妄授之義臣無虛受之名不勝懇切愧靦
之至

鄆州刺史廳壁記

唐受天修命用古道理仁覆德載與二侔大宏煦丕冒與

三並曜繼明嗣睿萬葉其始於十一聖聖謨熙載千祀其
初於十四歲歲二月丁巳平巨寇復齊魯地三月巳丑乃
命臣總授節分閫撫安餘眾且理於鄆而觀察曹濮故荷
皇澤來濯汙俗人旣沐浴咸以潔清物無天傷各遂性命
不化化不楸楸感聖德也豈待守臣施諸政術而革訛止
謬乎於以見周公太公之遺風仲尼之禮教有所不泯者
焉何以言之先是元兇事猶未順唯此邦眾尚或率從及
顯逆謀多不爲用其所寵任皆亡命之徒與皂隸耳故義
聲一呼厥眾咸應乃知斯人可與爲順不可與爲逆此其

明驗與夫州郡廳事之有壁記雖非古制而行之已久其所記者不唯備遷授書名氏將以彰善識惡而勸戒存焉其土風物宜前政往績不俟咨耆訪耆搜籍索圖一升斯堂皆可辨喻原茲邦域其來遠矣曰太昊之墟曰魯之須句曰漢之東平曰今之鄆州其地一也武德中爲總管府亦爲都督府而蔣曹戴濮兗五州隸焉貞觀初廢府復爲州八年始自鄆城移於是就高爽也自逆帥攘據罔率訓典改易升降名稱溷淆蓋無取焉今以平寇之初魏博田公奉詔權兼勾當則位同正牧宜書爲首亦春秋始魯隱

金定全唐文卷四十二
公賢之也其國初以來刺史名氏及遷改之次既遭葢棄
難以究詳訪諸史官異日備於東壁時聖厯元和紀號已
亥直歲十二月己卯檢校禮部尚書兼鄆州刺史御史大
夫馬總記

崔衍

衍左丞倫之子厯官江蘇虢三州刺史貞元二十一年加
工部尚書

請減虢州賦錢疏

臣所治多是山田且當郵傳衝要屬歲不登頗甚流離舊

額賦租特望蠲減臣伏見比來諸郡論百姓間事患在長吏因循不爲申請不詣實不患朝廷不矜放有以不言受譴者未有言而獲罪者陛下拔臣牧大郡委臣撫疲民臣所以不敢顧望苟求自安敢罄狂瞽上千聖覽

嚴維

維字正文越州山陰人至德二載進士擢辭藻宏麗科調諸暨尉辟河南幕府終祕書省校書郎

中書試黃人守日賦

以四聲用韻

聖人之在運也上天爲之降祥將以示德遠告時康火精

始疑初臨於嶠谷陽德用事首出於東方作大明兮其彩
白有善守者其人黃惚兮恍兮見於爲物之體竊兮冥兮
來於無何之鄉豈惟有德動天景再中於漢帝至誠感物
退三舍於魯陽所謂人者臣之稱日者君之象三光可得
居尊衆靈於焉稱長人所以守日叶伊皋之弼亮天所以
垂休明億兆之所仰實王化之基格諒神功之肸蠁則知
唐虞之代羲和之最蕭索糾紛如煙如靄又況夫兆慶於
合璧告祥於抱戴嘉其氣霽地表雲收天外出暘谷而輪
開當亭午而光大映眞人之麗質爛霓裳與羽旄離婁夏

夏以喪明周文咄咄而延昧屬宇宙以廓清表陰陽以交
泰我君如日之昇惟天是則君臣合體符瑞允塞以太古
而望今齊哲聖以同德

李益

益宰相揆族子弟進士憲宗聞其名召爲秘書少監集賢
殿學士遷太子賓客轉右散騎常侍太和初以禮部尚書
致仕卒時又有太子庶子李益同在朝故世言文章李益
以別之

詩有六義賦

以風雅比興自
家成國爲韻

夫聖人之理原於始而執其中觀天文以審於王事觀人文而知其國風故每歲孟春採詩於道路而獻之泮宮有以知下之化達人之窮發於閨雎之首及乎王道之終故曰天明自人而視天聽自人而聰所謂政於內繫一人之本動於外形四方之風始於風成於雅失其道或天方薦瘥得其宜或錫之純嘏是人情之大寶未有不由於斯者爾其德以頌宣事以類比陳之於學校將可以反正輟淫播之於絲桐何有於翦商變徵屬辭庶因於勸戒緣情孰多夫綺靡嘉魚作而賢者進焉騶虞廢而王道缺矣至於

詩之爲稱言以全興詩之爲志賦以明類亦有感於鬼神
豈止明夫禮義王澤竭而詩不作周道微而興以刺俾乃
審音之人於以知風之自洎夫代見更改也運歷於詩亡
自天未喪斯文也以及於皇唐於是抑文尚質崇儉去奢
振六藝以補化秉一言之無邪不然何以天地奉若而不
興雲漢之嗟用能德馨而蘋蘩可薦誠達而來麇降生雖
九重歲招其諫諍而九有日聞其頌聲且君非五諫兮何
弼詩匪六義兮何成我皇乃以詩而條之國政本乎人情
故得行於蠻貊豈獨用之邦國修之身則壽考不忘垂乎

後則子孫千億乃知詩之爲教蓋亦王猷之至極

吳通微

通微海州人德宗朝官壽安縣令入爲金部員外郎召充翰林學士遷職方郎中知制誥

內侍省內侍焦希望神道碑

春秋以立功於時謂之不朽釋氏以不住於相至乎無生善時者勲業存離相者往來一以是居世其至人之蘊耶維夫事上以忠修身以道竭節於盛明之代遺情於寵祿之間通乎大觀與物終始建先脩之所爲順理之期光昭

前聞有若左神威軍中護軍兼柱國焦公公名希望字希
望舊史稱周武王尅殷紂封神農之後於焦至武王孫康
王生子曰文手中有畫如焦字之數又以封焉爰初啟土
實居陝服眾國入於焦因從平陽遂命爲氏其間允文允
武或哲或謀代不乏賢可得而畧厥後或以官族寓籍於
京兆府之涇陽公之系緒今縣人也曾祖諱躍太宗撥亂
常從征遼拜絳州鳳庭府果毅都尉祖諱法滿克踐儒行
累遷至朝散大夫絳州司馬皇考諱孝憬佩服仁義不交
世祿積德之慶鍾美於公公凝靈純粹秉志剛實耿介不

羣風標自遠清襟朗察萬象無所隱其情見性圓明眾辨
不得礙其正以言則窮其奧得聖人之心以行則用其中
合君子之度年及弱冠選侍彤闈貞松之姿既呈於徑寸
層臺之峻亦資於覆簣守內府局同正丞以陝府元從授
承務郎敬恭朝夕恪守官次忠信以奉上之道禮義以周
身之防莊而能和敏而有勇故可以恭武可以佐文方圓
適器無入而不自得今皇帝之在春宮每加信任洎正宸
極爰獎貞純於是朱紱斯皇銀章有耀公夙荷榮渥茂茲
寵光便繁左右密勿軒陞事君不二志守職惟一心口無

擇言身無悔行見義能勇盡力忘勞其衛主也有匪躬之
節鑾輿既復上懿其誠除給事同正賜金印紫綬益見親
重乃命監射生軍事貞元五年詔以射生軍爲神威軍加
內侍省同正兼謁者監賜上柱國餘如故公訓整戎務練
達武經舉傑雋懋勲實贍材用協師徒我車既堅我馬斯
服至若郊廟之事文衛之儀材官曠騎林植鱗次若離若
合者固足以耀皇威而振國容矣十三年制加中護軍累
遷內侍省內侍同正兼內常侍公受委愈重執心愈恭守
直無隱盡忠在公理軍如家正身率下上所甚信咸感悅

之爰廣舊軍肇建新宇叶比眾志允成厥列布之以署爰
峻壁周講藝有館公食有堂既庶既繁兮樂且康爲輪爲
奐兮耀華章迴六龍之日馭降萬乘之天光以永代垂則
宣力四方者也至乃公離諸見性符道源以明誠宏大覺
之因以清淨修有爲之事動靜無闕喧寂一如不牽外緣
不滯禪想以之疑則貞固幹時仁者悅其仁義者服其義
嘗事上則忠信行已以莅職疑謂無上法寶諸佛之心自
達磨東來實爲教祖公了見真性元契度門乃於軍中建
立精舍上以奉國下以利人皇上御大明以燭幽發慧日

以垂照廣一乘之妙旨輔萬物之自然及公上奏乃賜額
曰貞元達磨傳法之院表正知也每從容而歎曰性無生
滅物有始終本乎天者爲昭明親乎地者爲委順是以遺
生死外形骸感冬夜之詩歸於其室備歲時之制允叶前
經信所謂知命不憂達生之情者矣乃建先脩塏於涇陽
之縣東南焦劉渡之西公之故夫人李氏浮圖城中龜謀
協從鴈影連屬支提鬱起像法恒存吾將老焉可以無累
經言諸相常寂公之志歟嗣子朝榮等克稟趨庭之訓無
虧立身之道以是有後人咸曰休哉惟公之內誠既率乎

金史卷之二十一
天至公之元達載光乎法器宜乎承睿瞻協師貞紀嘉績
茂休聲保黃中之元吉暢塵外之高情既得瑕邱之地先
開張禹之瑩仁之報分壽未極價可材分躬所植表全美
於貞珉俾後生而作則銘曰

萬物芸芸孰見其真修身踐言實惟哲人猗歟護軍與道
爲鄰率性居正資忠事君澄心止水勵節貞筠行有枝葉
道無緇磷其動以直克廣厥勲及新營宇載肅鈎陳衆服
其誠上嘉其勤朝章允集睿瞻逾殷處貴尚謙秉志惟純
清虛應物恬曠怡神法本無生有非吾身靜觀其復視喪

猶塵委順於何涇川之津鴈塢先啟區中了人爰植爰修
以躬以親洪流不竭法壽長春表石垂芳千年日新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八十二目錄

黎逢

象魏賦

貢士謁文宣王賦

貢舉人見於含元殿賦

人不學不知道賦

觀風臺賦

測景臺賦

石硯賦

水化爲鹽賦

通天臺賦

許季同

白鹿夾輶賦

林蘊

上安邑李相公安邊書

上宰相元衡宏靖論兵書

路隨

上憲宗實錄表

修定順宗實錄錯誤奏

不載元韶事迹議

裴虬

怡亭銘

韋宏景

封還劉士涇授太僕卿詔疏

韓方明

授筆要說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八十二

黎逢

逢大厯十二年進士

象魏賦

以雙闕似雲浮爲韻

王者施令善人爲邦法制惟明伊典章而有六象魏攸設
信高闕之以雙故其政坦蕩其教敦龐亦旣懸之四方取
則及乎瞻也羣心自降觀夫立如建標旁異懸鐮俯明庭
之若砥夾馳道其如髮將欲朝百蠻之酋帥集九命之簪
笏豈徒競崑閼之瑤臺象河宮之貝闕高齊嵩華勢比恒

碣聚北斗之瑞雲挂西山之落月令者政之端春者歲之
始非道人之徇路陋秦伯之懸市取象則金榜爲奢指字
則銀鈎可似建中於下無或不美六官有成萬姓允理惟
精惟一道深黃帝之書不削不刊義合素王之史客有鄒
魯之徒爲之頌曰巖巖雙闕上千青雲明於著令煥乎成
文萬人承式九有來君彼駟牧與露寢曾何足以稱云夫
象者制法之流魏者大名之尤合二美以成德懸千古而
爲儔四門穆焉少正之誅何有大道行矣仲尼之嘆焉求
豈唯興禮讓息澆浮而已哉

貢士謁文宣王賦

以題
爲韻

聖人沒而教在明王興而道宣命上公以陳信展大禮以
登賢觴酒豆肉金鏞篴懸致克裡以如在當質明而不愆
祁祁諸生必恭敬止廓廣庭以容眾峨高冠以修已臨奠
獻之筵肅造秀之士階間儼以成列槐陰布以如市將備
禮於先師遂儲精於祝史於以致君恢復王化宏闡人文
磬音繼於夜杵燭影迎於朝雲見曲暢於和易知具歆於
苾芬肅肅階祀陰陰門闕喬木棲於暮煙前軒滿於行月
羣士沓而歲至庶工齊而曉謁上元酒以清滌間朱絃而

疎越齊百王於建號歷千古而未歇蓋以教侔天地而不
朽功格宇宙而不伐不朽故可貴不伐故彌彰仰而不及
融然有光實橫被於歷代獨崇輝於帝唐德教不輟王猷
有昌日尊師於廟歲求士於鄉教之於右塾登之於上庠
知本末之可務亦師師而不忘將歷試於宗伯必先謁於
素王古先哲君任土以作貢洪惟我后嘉善而容眾猶冀
獲師於卜獲相於夢時哉康哉宜阿閣之巢鳳

貢舉人見於舍元殿賦

以題中
字爲韻

國家開文學之科旁求英彥爰將貢於禮闈命先叅於秘

殿欲使懷才抱器自此鷹揚當令較伎逞能從茲豹變是以儒風益振睿澤惟新設薦舉爲教化之本致朝見爲榮貴之因庶使八紘碧嶂絕卧雲之士遂令萬歲彤庭觀獻賦之人莫不張文柄以旁羅詔諸侯而上貢俾離邦去里若攀龍附鳳或稟間生之瑞出則驚人或懷希代之珍來皆動衆期美祿必取期殊科必中莫不遠湊天闕爭趨帝閣曹劉磨至賈馬雲屯當仲冬月候丹禁門於時銅壺尚滴粉壁猶昏驪駒波躍蠟炬星繁俄而鐘斷長樂殿啟含元中使森而鶴立諸生凜以駿奔進抑退揚儼衰衣而設

禮左旋右折俯丹陛以陳言曰臣等才非可升德非可舉
幸以辭乎海上達彼君所今則凝神注目無非繡戶金鋪
接踵比肩盡是鴻儔鶴侶歡聲數四周覽再三散漫而龍
池霧起叅差而宮樹烟含旣而中貴遜宣勞卿遠見威精
筆陣勉赴文戰時康俗泰終有待於英髦擇善搜賢本無
遺於寒賤諸生乃退行列整簪裾瞻鳳宸獻玉除俟青春
而變化有望當聖意而光輝有餘集鴻都而固難比矣會
虎觀而未可加歟則唐之盛也堯舜不如

人不學不知道賦

以學然後知
不足爲韻

君子之爲道也敦詩書說禮樂俾其潤身而浴德克已而志學亦猶嘉肴在器良玉抱璞肴之知味旣因於嘗玉之成功必由於琢物旣肖旃士亦宜然知此道者必勤學焉若夫即其講肆齒以胄筵儒風是習素業斯傳以三墳五典爲本以八索九邱爲先存乎博奧究其精研漁獵乎六籍之內牢籠乎百氏之前得用而行將陳力於休明之代自彊不息必苦節於少壯之年於是慎擇其師審取其友師之嚴則尊敬而靡懈友之直則切磋而可久志有所立言無所苟講道德必探其本原進禮樂必盡其先後故業

就而青紫可拾器成而瑚璉自負

觀風臺賦

以曾構重屋以
觀八風爲韻

我天子德廣虞夏業傳高曾展義之心攸克觀風之禮必
登故臺之用也斯建臺之名也是宏然後度材比德奢而
不盈興功俾役儉而不陋萬物是集百工是湊從繩罔愆
運斤以闢歟以山立揭焉雲構豈不謂鴻休叶贊元德時
雍錯綜之典不革經始之道克從闢以九戶聳以千重接
祥光於溫液納瑞氣於巖峰觀乎大廈耽耽飛檐穆穆殊
形詭制羣品異族或霞駁而電開或龍蟠而獸伏皓飾彰

盛洞文潛蓄旣藻井以垂珠亦丹墀而布玉晴天反照垂
蟬竦於雕梁霽色澄明挂蟾光於重屋混合元麗巍峩特
起入窈窕兮不知其所之視瓊譎兮不知其所以及夫西
成罷務北陸將寒霜封原隰雲蔽峰巒金輿斯御綵仗初
攢寧侈心以攸往必風俗之所觀設教陳詩事必彰於禮
備承天統物政本在於人安至如庭宴薰薰衣冠察察其
樂將萬其儀用八奏金石兮匪疾匪徐命鼓琴兮載擊載
夏旣而若登仙景若奪神功度宏規兮其外動變態乎其
中傍眺六合遠視八風吐元和而納純懿詠仁洽而歌道

豐則魏之所造漢之所崇伊制作而靡及豈古今而遠同
客有觀乎順動審彼始終因厥誠兮受慶宜永永兮無窮

測景臺賦

以設在天中端
景垂則爲韻

瞻彼古臺揆日爰設載徵經始之旨將測運行之節天地
之心可見風雨之交旣別玉律匪先土圭是揭以徵陰陽
之短長以察浮驟之晷轍不然者焉可以酌其數於高空
建天中而有截詳厥周典詢諸日官以寒暑爲候以陰陽
爲端且俯接神州迴當嵩嶺憑累土之增構運孤標之直
影矧因高以垂範異尋虛而捕景分至有度知王者之迎

長盈縮不憊念志士之思永巉巖峭聳昭明有融九層一
驗萬寓攸同彰宣精而示下表無私而得中況復圭植於
臺日生於海當呈象以委照必澄霞而賦彩兩童之辨猶
惑太史之占斯在上千里而是馳下寸晷而未改嗟夫悠
也久也元之又元昇大明而赫矣顧崇址而巋然是以分
北陸識南躔審以作程定此而會期率土中以舉正因茲
而仰辨均天惟彼元德我后是則普觀端景知立表於天
中潛測末光思勞躬於日昃至若視朔興紀書雲立規浮
箭司辰且於室內建木減影或在天垂豈比夫茲臺之特

立平四氣而正兩儀

石硯賦

以山水輝映墨
妙筆精爲韻

有子墨客卿從事於筆硯之間學舊史之暇日得美石於
他山琢而磨之其滑如砥欲精研而染墨在虛中而貯水
水隨暈而環周墨浮光而黛起明而未融是以爲用久而
不渝故以爲美器成上古徵闕里之素王匠法增華叅會
稽之內史且王言惟一道心惟微於以幽贊由之發揮從
人之欲委質莫違代若遐棄文將疇依肅觀光而霧集賴
設色而煙霏實將振文而爲邦豈惟韞玉而山輝者哉君

無謂一拳之石取其堅君無謂一勺之水取其淨君其遂
取我有成性苟有輔於敷閱固無辭於蘊映惟聖人有大
寶昊天有成命莫不因我以載形以我而施令志前王之
事業作後人之龜鏡夫物遷其常天運不息水有涸兮石
有泐代貴其不磷我則愛其白代貴其不染我則愛其黑
象山下之泉爲天下之式因碌碌於俗間類栖栖於孔墨
嗚呼辭尚體要文當絕妙雖濡翰其不疲無繁文以取誚
爰貢君子以其勁質或升之堂或入之室對此大匠厠諸
鴻筆見珍於殺青之辰爲用於草元之日夫氣結爲石物

之至精攻之爲硯因用爲名事若可久代將作程斯器也
不獨堅之爲貴諒於人之有成

水化爲鹽賦

以天之美利變
化無窮爲韻

翕然乎造化能變而窮且其爲水也有上善之稱其化爲
鹽也有美玉之崇豈其清泠之水動變若神爲代之寶致
邦之豐伊昔煮海爲鹽以粟乎天君以和羹之用商以賈
賣而遷是知水化之利可貴哲匠之謀可研若也代人所
貴此貴爲美恒濟古今應乎遐邇求之者豈倦乎疲勞功
崇者可不由乎此致夫以水同君子有流通之利或涓涓

乎而處於藪泉或浩浩乎而徧乎淮泗或在河而則淡或
混海而則鹹國有鹽而且榮家有鹽而不匱條山一竇萬
邑之滋使邛成者將貢於玉闕俾犖碌者使我域求之東
西負重南北奔馳豈不因潤下作鹹在乎一變鼎俎旣徹
長筵美饌五味廢之而忘餐廣座得之爲珍膳況水爲柔
德能乎神化皎皎如霜依照夜莫不因水而生遇水而
吒恨久處於冰泉思工人之一假且天然此物成化特殊
匠之所變絕代稱無豈伊水因匠是乃能窮乎變化況乎
人得媒寧肯守乎一途或金門獻策或積代英儒感物而

賦在乎覬覦仰鹽梅之美用思窮達於高衢

通天臺賦

以洪臺獨存浮景在下爲韻

行人徘徊登秦原而遊目見漢右之荒臺清風穆其尚在
翠華歸而不迴對古情至臨高思來拔蔓草以遐想覩離
宮而興哀試問薪者乃秦人也云漢之興茲臺之下馳道
通乎中禁周牆繞於平野經逝川而不息撫環堵而殊寡
昔漢皇帝幸甘泉宮肆目將遠築臺其中高居物外若與
天通祈列仙之戾止致聖壽之延洪繹繹憑雲躑躑捧日
千元氣以直上倚長空而迴出危檻岿岿迴塗鬱律植承

露之盤開肅神之室將以接上元朝太一乘大君之登降
訪總真之撫實於戲郊祀之義志而可採鴻紛之狀望而
已改哀壯麗之都失想威靈其如在徒野鳥之飛來何真
人之可待且白日可以精貫元珠難乎力求雖崇臺巖嶮
磴道周流泰時乎西面齊宮乎上頭仰通蒼昊俯瞰皇州
寧不死之可致諒其生也若浮我國家立太平尚清靜儼
宸居以自整絕仙臺之望幸雖丹檻栖於列宿飛梁厯於
倒景有唐虞之允恭無漢武之遊騁化由其衷居慎其獨
有儀可象無思不服自然爲域中之大獲天下之福等南

山之不騫何高臺之是築

許季同

季同贈太子少保孟容弟始拜監察御史再遷兵部郎中
徙京兆少尹終宣歙觀察使

白鹿夾輶賦

以行春布和瑞
獸來格爲韻

政洽於下物惟表神彼奔走之絕類忽馴擾而歸仁爾來
於輶豈陳力以効感我行其野將勸農以務春眷芳林之
躍躍偶大車之麟麟觀其煩足高步迴還左顧叅熊軾而
左右分光望隼旗而疾徐有度惟德是擇惟賢是輔觀皓

影之來儀諒和風之克布嵩嵒真明霜濃雪輕標玉質貫
金精始呦呦而雙止終麇麇而偕行載馳載驅軼輕塵於
後乘乍騰乍倚驚逸驚於前旌映丹帷之輝煥陪露冕之
光榮懷仁於衛君之轂忘味於食野之苹則福履攸綏神
休是格翼戴高駕徜徉廣陌不驚不懼彰爾性之閒和克
皎克明契我躬之潔白躑躅徘徊飲化而來政言可矣人
詠康哉表靈慶而有同神鳳狎馴養而不異龍媒懿彼僊
都誕茲靈獸勁角昭勇鮮光挺秀行而擇地恒町疇於道
塗出或以明靡棲息於園囿老聃之御徒迷王母之乘何

陋剪去煩苛敷陳惠和蝗出境而奚爾珠還浦而其何曷
若茲鹿擾於明義覈其理而莫窮求其類而罕譬無心而
應感不言而表瑞豈止其効於賤微樂馳驅於仁智而已

林蘊

蘊字復夢泉州莆田人累遷禮部員外郎出爲邵州刺史
坐杖人死流儋州卒

上安邑李相公安邊書

愚嘗十分天下之事知其弊者大半二年冬輒獻書思相
公正而行之嗟乎無位而言輕相公猶未爲行其切者國

家有西土猶右臂也臂之附體豈不固歟臂之不存體將
安舒愚以此輒敢重陳利病思相公念而行之當昔漢室
彼爲內府囊駮走馬曾不虛日咫尺萬里烟塵不動是以
司馬遷班固得弄刀筆夸大漢功德炳然與三代同風洎
房杜佐太宗文皇帝剗革凶孽天下廓清姚宋佐元宗明
皇帝聲明文物照耀殊俗後之輔弼不能嗣守故我疆我
理陷於犬羊嗚呼今所踐者惟北抵幽郊西極汧隴不數
百里則爲外域可不痛哉且馭馬者必右執策
左執綏恐其有非常之患也儻若臂不勝力體不安坐則

踞齧立至豈惟泛駕乎此事雖小可以喻大相公得不念之乎愚嘗出國西抵於涇原厯鳳翔過邠寧此三鎮得不爲右臂之大藩乎自晝藩維擁旄鉞者殆數十百人惟故李司空抱玉曾封章上聞請復河湟事亦旋寢功竟不立爾來因循誰復尸之故朝受命而夕寢行日貴富而月驕慢跨廣衢而羅甲第指長河而固允嗣士卒窮年不離饑寒以月繫時力供主將死則已矣賞終不及如棄鳥獸附於藪壤故死者歆恨於地下生者吞聲於邊上五十餘年無收尺土之功者豈朝廷不以爲慮乎命將不得其人乎

愚以此竊知不惟土地未可復且慮犬戎馳突不一日二
日則彼三鎮强者閉壘自守弱者棄壁而逸豈暇爲國家
以卻戎虜乎愚所謂臂之不存體將安舒今刁斗不聞烟
塵不飛蓋宗社之靈也豈禦守者之有功乎且食租則可
以備饑衣稅則可以禦寒衣食足然後可以教攻戰朝廷
旣切念邊軍不遑終夕飛芻輓粟常恐後期然而荷戈負
戟者終歲而餓其來已久時莫能更雖度支有兼知之名
節度有營田之目皆以貨利相誘彼賀公之賓寮悉皆和
糴斗粟必欺於丈素一言可致其贏金如此則士卒不得

不饑寒將帥不得不奢侈欲其攻戰其可得乎此所謂借
寇兵而齎盜糧也其可謂之禦戎乎伏料相公亦已垂意
矣愚竊謂爲弊旣久矣可革而化之之術在相公暫
迴頃刻之慮思之思之得人則如班超之儔不難得也相
公必命將取其封錫已榮者則封錫已榮矣彼復何求以
此戰不尅攻不得何莫不由斯人之徒歟因此言之則又
不唯安邊之未得人也相公必以爲人不易知儻斷然有
一介之士敢露肺腑相公復能特達獎拔俾爲千夫之長
得以自置於秦隴之外接彼犬戎之域三歲考績能則優

獎否則率戮已乎此賈生終童感激於前跡其慷慨不爲不至蓋時之不見信也不知相公以愚此言爲率爾乎以其斷然一介之士亦能成功立事乎且天下巖居谷隱之人悉皆有心但用與不用耳假如登奉常之第者未必盡能文章爲牙門之將者未必盡能威敵況漢之爲漢多有異材豈唐之爲唐獨無奇士也伏惟圖之

上宰相元衡宏靖論兵書

陸賈有言天下有事屬在將天下無事屬在相伏惟相公兼將相之重任執生殺之大柄蘊以竊被教化忝在陶鈞

之內四海安平某則與歌虞贊魯之人爲儔苟有妖孽某
安敢不隳裂肝膽爲相公之腹心乎愚者千慮或有一得
伏願相公少賜採擇焉道路云云以爲淮西兇黨侵犯疆
鄙某伏料相公制置如在諸掌矣然則舜有天下闢四門
明四目達四聰欲天下之誠畢見矣平津侯開東閣以延
天下士欲天下之美惡畢知之矣伏惟相公抱赫赫濟時
之略佐明明聖上之朝某切願相公以平津之德致聖上
廣帝舜之道使天下之事可重而實諸掌則淮西之寇不
足爲患矣某幼讀書不求甚解但見古人之有建功立事

者心則慕之以是寸試藝於春闈竟不成名今爲河朔一從事耳苟不自言其誰爲言於相公乎且人生天地之間必合達天地之性苟違天地之性者是天地之棄物也今淮西兇黨是天地已棄之物相公誠順天而誅可不偉歟某竊聆議者謂淮西兵強不與恒鄆兩軍犄角相應此皆腐儒監子之言不足與相公計大事何者自兵興已來僅六十年人皆尚武各思功業彼或有逆此則有順以順討逆往無不尅爰自國初垂二百年時有悖逆孰爲存者今天下藩鎮六十甲士百萬雖有依違未盡化者不四三所

耳議者若以爲申說言淮蔡必強則陳許安得而弱乎況以人敵人彼亦人也以兵刃敵兵刃彼亦兵刃也或示其弱則過不在士卒伏計此事已經相公心矣某請徵四年冬出師討恒陽之事明之初王承宗阻兵盧從史潛應天兵欲進賊必知之況內邱與臨城祇二十里北爲賊境南是天兵兩處傍山俱置死地堯山與高邑共據一川若盧從史必議引兵直進則趙州高邑立可屠之此旣不備彼又得計豈得賊勢彊而天兵弱邪德宗朝韓全義統師自取退愿蓋緣淄青諸道悉會用兵所謂闇齎盜糧不得不

敗且兵以售死爲效國以厚錫爲誠某竊知比者行營師
徒苦役錫資納於將帥饑寒加於士卒欲其破虜其可得
乎又朝廷獎用多藉舊人蓋取官崇或言望重殊不料彼
已崇重更復何求以此取人往往皆失某輒賀相公昨者
制置已得其人則陳許李光顏安州李聽唐州田秀誠切
忠的立疑某亦素諳伏願相公任之不疑各委兵柄但絕
常鄆兩處莫許知聞其餘連城惟在感激人一其性豈不
易圖如此則相公之功不後郭尚父李令公之功也豈佐
商輔周之德獨專美於前歟議者若以爲恒冀強梁相公

則有魏博澤潞制之矣淄青暴慢相公則有梁宋徐泗制之矣以天下無限之勇士破淮西有數之兇賊孰謂不可然則某又切願相公用其勇敢之士分巡諸道將帥有不
用命者許以軍法按之士卒有被饑寒者以其赤子保之
如此則忠勇奮起姦謀自殄倒戈脫劍不日可期某久歷
險難多見成敗比被劉闢欲殺無人薦論本使程僕射入
朝之時再三邀請某以謂已出萬死故求一伸窮困蹉跎
竟無知者程僕射禮惠逾厚某又愛彼功名至元和十六
年方受奏請旣奉恩詔兼授憲官心期佐戎必擬立事自

到河北首末四年羣情所難某意獨易蓋以朝廷興法率而行之道路皆知無不驚駭況留家口並不將去今年八月內蒙程僕射薦歸闕庭幾欲半年未蒙公論伏以西南東北兩處從軍自執庸愚不失誠節今當相公舉直之日是某幸得盡言之秋仰望陶鈞置諸倫品柔遠之道此爲事先不宣某再拜

路隨

隨字南式陽平人舉明經累轉司勳員外郎穆宗朝拜諫議大夫敬宗立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文宗大和二年拜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七年冊拜太子太師出爲
鎮海軍節度使卒年六十贈太保諡曰貞

上憲宗實錄表

臣聞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遠自
軒皇近惟列聖其間睿哲文明之德格天濟物之功實賴
記述傳諸不朽伏以憲宗皇帝承十一葉之基運盪六十
年之妖氛神功燁於無外元化光於有截語儉德則漸斡
濯以垂訓言憂勤則躬日昃而忘倦廣聰明則惟恐其不
聞納忠諫則咸許其自達羣臣荷寬裕之德黔首飽慈惠

之仁今之舉盛烈者貞觀開元元和而已誠宜垂諸簡牒
煥彼縑緗長慶二年詔監修宰臣杜元穎命翰林侍講學
士臣處厚臣趙暨史官沈傳師鄭瀚宇文籍等分年編次
實錄屬中外多故筆削未遑或職秩遽移判綴莫就陛下
丕承鴻緒思宏祖德前詔處厚繼命臣隨比因奏對促令
纂勒臣今採處厚等所錄又與見在史官蘇景裔等博訪
遺逸精加研覈以畢其功逮茲周歲錯綜方就謹撰憲宗
皇帝實錄爲四十卷目錄一卷謹隨表奉獻雖刊精極思
徒効其勤勞而測海窺天豈知其萬一無任悚惕兢慙之

至謹詣光順門奉進以聞

修定順宗實錄錯誤奏

臣昨面奉聖旨以順宗實錄頗非詳實委臣等重加刊正
畢日聞奏臣自奉宣旨尋取史本欲加筆削近伏見衛尉
卿周居巢諫議大夫王彥威給事中李固言史官蘇景允
等各上章疏具陳刊改非甚便宜又聞班行如此議論頗
眾臣伏以史冊之作勸誡所存事有當書理宜歸實匹夫
美惡尚不可誣人君得失無容虛載聖旨以前件實錄記
貞元末數事稍非摭實蓋出傳聞審知差舛便令刊正頃

因坐日屢形聖言通計前後至於數四臣及宗閔僧孺亦以永貞以來歲月至近禁中行事在外固難詳知陛下所言皆是接於耳目旣聞乖謬因述古今引前史直不疑盜嫂之言及第五倫撾婦公之說皆多此比類難盡信書所冀睿鑒詳於聽言深宮慎於行事持此比類上開聰明特蒙降察稍恕前謬由是近垂宣命令有改修臣等伏以貞觀已來累朝實錄有經重撰不敢固辭但欲粗刪深悞亦固盡存諸說宗閔僧孺相與商量緣此書成於韓愈今史官李漢蔣係皆愈之子婿若遣叅撰或致私嫌以臣旣職

監修盍令詳正及經奏請事遂施行今者庶僚競言不知本起表章交奏似有他疑臣雖至昧容非自請旣迫羣議輒冒上聞縱臣果獲修成必懼終爲時累且韓愈所書亦非已出元和之後已是相循縱其密親豈害公理使歸本職實謂正名其實錄伏望條示舊記最錯誤者宣付史官委之修定則冀聖祖垂休永無慚於傳信下臣非據獲減戾於侵官彰清朝立政之方表公器不私之義流言自弭時論攸宜

不載元韶事迹議

凡功臣不足以垂後而善惡不足以爲誠者雖富貴人第
書其卒而已陶青劉舍許昌薛澤莊青翟趙周皆爲漢相
爵列通侯而良史以爲齷齪廉謹備員而已無能發明功
名者皆不立傳伯夷叔齊莊周墨翟魯連王符徐稚郭泰
皆終身匹夫或讓國立節或養德著書或出奇排難或守
道避禍而傳與周邵管晏同列故富貴者有所屈貧賤者
有所伸孔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人無得而稱焉
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人到於今稱之然則志士之欲
以光耀於後者何待於爵位哉富貴之人排肩而立卒不

能自垂於後者德不修而輕義重利故也自古及今可勝數乎

裴虬

虬字深原天寶中官永嘉尉終諫議大夫

怡亭銘

怡亭裴鷗卜而亭之李陽冰名而篆之裴虬美而銘之曰
崢嶸怡亭磐礴江汀勢壓西塞氣涵東溟風雲自生日月
所經眾木成幄羣山作屏顧余逃世於此忘形

韋宏景

宏景京兆人貞元中進士爲汴州浙東從事元和時累拜給事中穆宗朝拜尚書左丞遷禮部尚書東都留守大和五年卒年六十六贈左僕射

封還劉士涇授太僕卿詔疏

臣等伏觀制書授前件太僕卿者伏以司僕正卿位居九列在周之命伯冏其人所以惟月膺名象河稱重漢朝亦以石慶之謹愿陳萬年之行潔皆踐斯職謂之大僚今士涇戚里常人班叙散秩徒以父任將帥家富貲財聲名不在於士林行義無聞於朝野忽長卿寺有瀆官常況以親

則人物未賢以勲則寵待常厚今更顯任誠謂謬官傳曰
唯名與器不可假人蓋士涇之謂臣等職司違失實在守
官其劉士涇新除太僕卿敕不敢行下謹隨狀封進

韓方明

方明貞元時人與褚長文俱受書法於清河崔邈

授筆要說

昔歲學書專求筆法貞元十五年授法於東海徐公璠十
七年授法於清河崔公邈由來遠矣自伯英以前未有真
行草書之法姚思廉奉詔論書云王僧虔答竟陵王書云

張芝韋誕鍾會索靖二衛並得名書古今無以辨其優劣
惟見筆力驚絕耳時有羅暉趙襲並善書與張芝同著名
而張矜巧自許衆頗惑之嘗與大僕朱寬書云上比崔杜
不足下方羅趙有餘今言自古能書皆云鍾張按張自矜
巧爲衆所惑今言筆法亦不言自張芝芝自云比崔杜不
足即可信乎筆法起自崔瑗子玉明矣清河公雖云傳筆
法於張旭長史世之所傳得長史法者惟有得永字八法
次有五執筆已下並未之有前聞者乎方明傳之於清河
公問八法起於隸字之始後漢崔子玉厯鍾王以下傳授

至於永禪師而至張旭始宏八法次演五勢更備九用則萬字無不該於此墨道之妙無不由之以成也夫把筆有五種大凡筆管長不過五六寸貴用易便也第一執管夫書之妙在於執管既以雙指苞管亦當五指共執其要實指虛掌鉤擻衄送亦曰抵送以備口傳手授之說也世俗皆以單指苞之則力不足而無神氣每作一畫點雖有解法亦當使用不成曰平腕雙苞虛掌實指妙無所加也第二撥管亦名拙管謂五指共撥其管末弔筆急疾無體之書或起葉草用之今世俗多用五指撥管書則全無筋骨

慎不可効也第三撮管謂以五指撮其管末惟大草書或書圖障用之亦與拙管同也第四握管謂捻拳握管於掌中懸腕以肘助力書之或云起自諸葛誕倚柱書時雷霹柱裂書亦不輟當用壯氣率以此握管書之非書家流所用也後王僧虔用此法蓋以異於人故非本爲也近有張從申郎中拙然而爲實爲世笑也第五搦管謂從頭指至小指以管於第一二指節中搦之亦是效握管小異所爲有好異之輩竊爲流俗書圖障用之或以示凡淺時提轉甚爲恠異此又非書家之事也東海公璫曰置筆於大指

中節前居動轉之際以頭指齊中指兼助爲力指自然實掌自然虛雖執之使齊必須用之自在今人皆置筆當節礙其轉動拳指塞掌絕其力勢況執之愈急愈滯不通縱用之規矩無以施爲也又云執筆在乎便穩用筆在乎輕健故輕則須沈便則須澁謂藏鋒也不澁則儉勁之狀無由而生也太流則便成浮滑浮滑則是爲俗也故每點畫須依筆法然後書同古人之迹而合於作者又曰欲書當先看所書一紙之中是何詞句言語多少及紙色目相稱以何等書令與書體相合或真或行或草與紙相當意在

筆前筆居心後皆須存用筆法想有難書之字預於心中
布置然後下筆自然容與徘徊意態雄逸不可臨時無法
任筆所成則非謂能解也